

王震华 留住中国古建筑之魂

本报记者 王小柔



王震华

上海人,微缩古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已设计制作微缩榫卯结构的祈年殿、赵州桥、故宫角楼等作品,获世界手工艺产业博览会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国匠杯”金奖。

按梁思成测绘复原微缩版赵州桥小孩踩上去稳稳当当

完成了祈年殿,王震华又给自己设立了新目标——赵州桥,因为微缩榫卯结构还没有在力学上得到验证。他和妻子坐绿皮火车从上海到石家庄,再转长途车,一路颠簸后,司机让他们在田边下车。王震华拉着行李箱在土路上走,他的身影在尘沙中若隐若现,而前面的赵州桥逐渐清晰了。他开始观察、测绘,甚至爬上桥洞,逐一与1933年梁思成拍摄的赵州桥照片和测绘图做对比。

赵州桥历经千年,遭遇战乱和地震仍屹立不倒,正是力学结构和榫卯限位的完美结合,但对于模型的榫卯结构设计来说却是很大的挑战。王震华又进入了沉默寡言的自闭境界,改进技术、视觉修正,两年时间匆匆而过,二十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的榫卯结构赵州桥模型完成了,其中最小的榫卯仅有1.2×2.7毫米。

既然是桥,就必须承载压力。王震华买来很多厚实的塑料袋,一袋装5公斤水,逐一往桥上放,观察模型的受力和变形情况。静压试验30公斤重量没问题。有人提出要做动态试验,找一个小孩从桥上走过去。试验当天,王震华躲进小屋里不敢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他踱步揣摩的时候,一个体重15公斤的孩子从赵州桥模型上走过,每一步随着桥面的波动,拱圈的水平推力传递到桥墩。

小屋的门几乎是被撞开的,“成功了!”王震华跑出来对孩子说:“你再走一遍,越慢越好!”孩子又走了几遍。王震华抱起模型,这一刻,他跟心中的梁思成离得更近了,因为模型参考的正是梁思成的测绘图。王震华被称为“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最好的传播者”,“网红木匠”阿木爷爷也给他打来电话,一句“王老师,你

他一举搞得“世界手工艺产业博览会‘国匠杯’金奖”,这件模型的市场估价达数千万元,然而对他来说名与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寻回了失传百余年的全榫卯结构微缩非遗技艺。

是真正的榫卯传人”让王震华热泪盈眶。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淡定。每一道工序都是一次修行;每一个细节都是对工匠精神的朝圣。

潜心设计榫卯玩具中国智慧扎根童心

榫卯之间有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一天,王震华看到一本陈明达写的《应县木塔》,由于年代久远,书页已残缺不全,即便这样,他仍读得如痴如醉。3个小时后,他把书一合,在心里大呼“知音”——很多自己对古建筑艺术的理解,陈明达在书里也写得清清楚楚。他想,每座古建筑都有各自的艺术特色,自己做的模型也要把斗拱玲珑秀丽的神采传递出来,留住中国古建筑的魂。

有不少人慕名而来拜师学艺,王震华又切换到传授榫卯心法的领域。如今已经65岁的他,每天非常忙碌,基本凌晨三四点钟才能睡觉,早晨8点又神采奕奕地开始研究他的榫卯。

木头是有灵性的,会随着时间逐渐褪去生涩,显现出温润的光泽。当看到很多孩子痴迷于乐高玩具,王震华觉得,这些靠摩擦力拼装的塑料块太过简单,榫卯是中国的积木,依靠三维结构和旋转完成拼装,一边搭建一边锁死,按需设计没有定式,这才是中国智慧。他萌生了给孩子设计榫卯玩具的想法。榫卯玩具模块之间的连接方式有点儿像汉字——笔画间除了左右结构,还有上下连接,用榫卯玩具拼搭中国古建筑,如同汉字构成唐诗那样自然。

在王震华心里,榫卯像一株幼苗慢慢长成大树,搭建起一片天地。他希望今天的孩子在玩的同时也能发现零件与零件之间居然有这么一种神奇的连接方式,也能在心里播下一颗“榫卯的种子”。等孩子们长大,也许其中的某人会喜欢上榫卯,创造出奇迹。这就是他做这件事的意义所在。

对话王震华

榫卯蕴含建筑智慧更是一种人生哲学

记者:您是怎么想到用榫卯复刻天坛祈年殿微缩模型的?

王震华:天坛作为一个建筑符号,气势磅礴地伫立在北京中轴线上,汉白玉台基、鎏金宝顶、龙凤浮雕,每一处都彰显着精巧与气势。几百年过去,其建筑原理对现代及未来建筑依然有极大影响。榫卯技艺也好,天坛也好,都是一种建筑智慧,更是一种人生哲学,已经完全超出了建筑的范畴。我就想,在我60岁之前一定要用鲁班技艺复刻出一座天坛祈年殿,找到其中的建筑之魂,文化之魂。

记者:无论故宫角楼还是天坛祈年殿,每个构件都精确到分毫,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匠心吧?

王震华: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国古今文化的“中间人”。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曾发现大量结合完好的榫卯结构遗物,堪称我国木构技术史上的伟大发明。1933年由梁思成测绘,工匠们制作,1:1复制了承德避暑山庄“万法归一殿”,共有2.8万个部件,装箱运到美国洛杉矶参加世博会,震惊世界。我也要用榫卯模型将中国智慧的精妙展现出来,让咱中国人的文化能离大家更近一步。

记者:鲁班锁大家都很熟悉,易折难装,第六根千年未锁定,但是您把它锁定了,是怎么做到的?

王震华:我研究鲁班锁几十年,鲁班锁不是锁,它是榫卯结构的一个特例。鲁班发明时,就是要告诉我们榫卯装帧的一个自由度。为了教学方便,我用直榫限位和间隙导入的手段,将第六根锁定,没有破坏六根的原则,结束了其千年未锁定的历史。

记者:榫卯技艺在古代一直是师父带徒弟传授心法,您的研究为后人总结出了哪些经验?

王震华:我的作品是活的,全装全拆。榫卯结构理念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的“错位、限位、避让”结构是哲学的、辩证的。榫卯是一种文化。榫和卯之间的间隙,为抗震的延时缓冲,几千年来,“你避我让”的百变结构汇成榫卯的大海。榫卯建筑墙倒屋不塌,千年留存,榫卯家具百年不散,这些都体现了榫卯的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记者:整整五年没有收入,几乎对家里不管不顾,在别人眼里您是不是已经走火入魔了?

王震华:2010年10月26日,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那天我开始做我构思了几十年的大事,它需要我竭尽全力,但又完全看不到成功的希望。我甚至那会儿总抱怨:“一直在外面做天坛,早出晚归,邻居从没看见过你,直到天坛做好了,你一出门,邻居都来跟我打听这是谁啊?”外人看上去“有病”的五年,我天天遇上难题,不知哪天能成功。现在给我自己定了十年目标,趁着还能看得见、做得动,岳阳楼、上海中共一大会址、黄鹤楼、应县木塔,甚至故宫全景……我要一直做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中的古建筑之魂传承下去。

往事

上世纪90年代,中专毕业的冯立分配到一石化当工人 工厂里有我难忘的青春岁月

口述 冯立 采写 张一然

天津第一石油化工厂于1970年7月投产,简称“一石化”,曾是天津市重点国有企业、利税大户。上世纪90年代,中专毕业的冯立分配到一石化当工人,在工厂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亲历了天津工业发展的一段历程。一个普通工人的私人记忆碎片,相信会引起很多不同产业老工人的共鸣。

子承父业分配到一石化到供排水车间当操作工

一石化建厂初期,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选址在西郊区(今西青区)张家窝,离油田和码头都比较远。全厂三千多名职工,既有大中专毕业生,也有大字不识几个的当地村民,因为工厂占了村里的地,需要安置村民进厂。我父亲就是一石化的职工,我也顺理成章考上了天津石油化工学校。1994年毕业后,我分配到一石化,中专毕业生的干部身份转为工人,在检修车间当焊工。三九天在户外电焊,好几次都被电光打了眼,之后大半天时间几乎失明,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还要爬到上百米的高塔作业,我特别头头,腿都发软。有的工人一下子能扛起四五根几米长的钢筋,我扛一根都费劲,体力跟不上。上了十几年学,却没有用武之地,心里有些苦闷。

没过多久,我调到供排水车间当操作工。这份工作没啥难度,相对轻松了,但工作环境挺考验人的。我记得夜里打着手电筒出去巡检,一脚踏下去,扑扑腾腾地响,估计不是黄鼠狼,就是大老鼠,也不敢细看,感觉汗毛都竖起来了。

夏天更难,工厂位于开洼野地,蚊子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不夸张地说,比小鸟都大,看着瘆人。但蚊子不咬人,可怕的是大蚊子,见人就猛扑,赶都赶不走,有点宁死不屈的意思。石化厂绝对不能见明火,所以不能点蚊香,老工人有智慧,把空调调到20℃,蚊子冻得飞不起来了。问问题来了,人在屋里得披着棉袄,屋里像冰箱,户外像桑拿房。每隔两小时我们就要到户外巡检,一个班次屋里户外进出好几次,忽冷忽热,很容易感冒。

供排水车间最初是五班三倒,早班1点到8点,白班8点到17点,中班17点到1点。后来改成上12小时休24小时或48小时,周末和节假日都不休息。上夜班时需要加餐,食堂值夜班的师傅就骑着三轮车来送饭。车上有两三个大桶,要啥菜师傅就给盛啥菜,但不是免费的,得提前花钱买饭票,再拿饭票买饭。

因为常年倒班,破坏了人体正常的生物钟,总有睡不醒的感觉,精神头儿不足,身体也出现了各种疾病隐患,比如我刚刚二十岁出头儿,腿脚受凉造成了膝关节疼痛,肠胃功能也有些



一石化老厂区

紊乱。因为倒班,社交活动严重缺乏,慢慢地我竟然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了。那会儿总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但约个时间见面都难。

厂里每天夜里派专人查岗,有的查岗人员比较随和,前半夜过来,这个时间段大家还都比较清醒。有的查岗人员专挑凌晨三四点钟查岗,这个时间段人最容易犯困。查到一次打瞌睡,直接扣钱,或罚没当月奖金。大家都怕被查到,但又不可能不打瞌睡,有的工人练就了一项“绝活”——举着报纸坐着睡觉。有时查岗人员来了,站

在他身后,他竟能察觉到,还能把报纸翻过来,以示自己没睡着。

一石化效益最好的时期福利待遇让人羡慕不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石化效益最好的时期,体现在职工福利上,特别突出。工厂建有完备的配套机构,如礼堂、保健站、幼儿园等,家属区安装了当时少见的闭路电视。我们厂还有几十辆班车。那会儿上班路程远的人,甭管是骑自行车还是挤公交车,都很辛苦,一石化上下班有大轿车,很吸引人。再有一点就是厂里经常发东西,用老百姓的话说,“有年是节的”。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十来岁时,我爸就总带着厂里发的东西回家。那年头儿效益一般的工厂啥都没有,好一些的也就是发个手套、帽子啥的,而一石化每个季度都会发一回劳保用品,平时发洗衣粉、洁洁灵,夏季防暑降温发啤酒、饮料、冰棍、冰袋。有时还发麦精、果汁,记忆中国家这些吃喝零食就没断过。在需要凭票购买日用品的年代,一石化发的福利,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职工的生活。

我小时候西郊没有像样的澡堂子,家里也没有洗澡的条件。每到快过年时,我爸就带我到厂里洗澡。男浴室里有个大浴池,小孩儿们在里面乱扑腾。好多职工村里的亲戚也来“蹭流量”,浴池里人满为患,跟下饺子似的。不少人向往进一石化上班,就是觉得每天能在厂里洗个热水澡,太舒服了。

我进厂没几个月就过年了,记得那年厂里发了鸡鸭鱼肉米面油,还发了鱼翅和乌鸡,这两样东西有钱也买不到。乌鸡大小不等,谁也不乐意要小的,负责发东西的人不认账。但也有抓到小鸟鸡的人不提抓,非要换

一只大的。

发的东西太多,往家里搬都嫌累。说这话有点儿得便宜卖乖,但事实确实如此。夏天,单位给每人发了一箱大可乐。厂区特别大,抱着这箱可乐从车间走到门口就得十几分钟,再走到班车站,汗水把衣服都浸透了。等到站下车,又抱着可乐走回家,人都热虚脱了。还有一次发大米,50公斤一袋,也让我犯了难,背是不得背,抱是没法抱,把这袋大米弄回家费了老劲。

一石化每年还组织职工旅游,包吃包住包车费,自己不花一毛钱。我去过杭州和北戴河,那时候是没有单位组织,哪舍得自己花钱出去玩啊。

1995年年初,我转正后,每个月能拿700多块钱工资,外加300多块奖金。记得当时大多数企业职工月收入在300元至700元,所以,一石化的职工是妥妥的高收入人群,再加上总发放各种福利,相当于额外收入,所以大家都很知足。

努力参加自学考试想走出工厂去看看世界

有个班长是当地人,虽然没上过几年学,但情商很高,处理各种问题、平衡工友关系、化解矛盾都很在行,很受工友们敬重。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你得有点儿上进心,争取当个班长。”我知道人家是好心,但说实话,我压根儿不想当什么班长,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离开工厂,出去闯闯,哪怕当个临时工也行。这个念头遭到我妈的坚决反对,在她看来,年轻人能在大国企工作,收入稳定、社会认同感也很强,有什么不好的?人不能不知足。我只好按下辞职的念头,但还是暗下决心参加自学考试,以备出路。

大约在1997年,我跟一位老工人聊天,我说:“我觉得自己在工厂不会有什么作为,咱们厂也不如以前了。”老工人

嗤之以鼻:“小伙子,有本事赶紧找地方走人。”周围的人都觉得我在说梦话,有人说:“你想的事都不是你该想的,你还是赶紧找个对象吧!”但是,厂里的效益确实出现了滑坡,特别是当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厂奖金减半,大家的心气儿都受到了影响。

2001年“五一劳动节”之后,我们车间停工了,一个月只有三四百块钱收入。我在家看书学习,坚持跑步锻炼,把膝关节疼的毛病治好了。不少工友在家做起了小买卖,有人问我干啥呢,我说闲着,人家听完摇摇头。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参加自学考试,但因为倒班,没时间去辅导班,甚至连考试用书都不知道该选哪个版本。考《票据法》,我从高教书店买了教材,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也没及格。后来才知道有“考生指南”,才知道该用哪个版本的教材。另外就是英语关不好过,我用最笨的办法——背诵,默写英语课文,记住了单词,也有了语感,虽然不清楚语法为什么这么用,但凭语感也能做出判断。英语最后考了60分,我去拿成绩单时,问工作人员是不是给错分了,他告诉我,即便是59.5也不会擦分。我暗自庆幸。

2002年9月,公务员招考。我买了一本参考书,书里有简单的考试思路 and 六套模拟题。虽说简单,但却非常实用。我自己给自己限时,把这些题答得又快又好。最终实务考试时,我考了150多分,是那次公务员招考的最高分。因为笔试成绩比较高,面试就比较宽松了,发挥得也不错。2003年2月,我接到通知,到西青区人口计生委报到,同时也正式告别了一石化。

多年后,我常梦回工厂。虽然那时我只是个普通的倒班工人,但那里有我的青春岁月,有曾经的同事工友,更是我父亲和我两代人曾经赖以生活的根基、引以为豪的工厂。我甚至想,要是能再为我们的工厂做一些事,那可就好了。